

“毕摩”后代的坚守和彷徨

他是大凉山一位“毕摩”。他的爷爷在82年前曾在彝海畔主持“歃血为盟”，使红军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。现代生活的冲击，使得这一古老职业的式微在所难免，但他并不奢求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被重视和保护的对象。他说，“毕摩”的职责就是坚守传统、守望乡土、服务乡邻。

半路出家

32年前，在家人的共同决定下，沙马里姑被选定为继承“毕摩”事业的传人。

起初，他是不愿意的。“那时候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了，对这些老东西不太感兴趣。”

在过去，“毕摩”家族选定的传人往往七八岁时就要送去学习。沙马里姑20岁才起步，算是“半路出家”，但他拗不过母亲的劝说。

那一年，彝海村已经开始实行“包产到户”。有一段时间，家里分到的5头山羊陆续死掉，母亲和大哥也久病不愈。找到一位老“毕摩”占卜之后，老人说，沙马家的后代应该有一位去当“毕摩”。

1985年冬天，刚过完彝族新年，沙马里姑告别了家人，先坐上两个钟头的客车到了石棉县，又走了6个钟头的山路，来到了农场乡（今新棉镇）海拔2000多米的老熊顶。

那里居住着他的师傅，一位远近闻名的大“毕摩”——75岁的沙马海。

老人与沙马里姑的爷爷是堂兄弟。1935年，他们共同见证了彝海畔的结盟。后来，沙马海还一路为红军担任向导，在彝海与安顺场之间的深山密林中往返了8天8夜，最终将红军安全送出彝区。

拜师学艺的日子很苦。沙马里姑白天要帮师傅家干农活，种地、砍树、背柴……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，走上两公里的山路，背水回家。

农活干完后，才是真正的学习时间。

“最初，师傅教的不是经书里的内容，而是一些做人的道理。”柴火噼啪作响，沙马里姑目不转睛地看着火苗，陷入了回忆，“心中装虔诚，道德品行端。”至今，他还对当年火塘边沙马海讲述的彝族传统家训《玛孜特依》中的字句记忆犹新。

后来，师傅开始教他读经书。“家里有四五十册书，师傅全都倒背如流，他是一位真正的大毕摩。”

从语言学、文字学、天文历法、药医学、民俗伦理、社会历史、占卜打卦再到各种咒语……跟着师傅父子俩，沙马里姑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着知识。每当有人邀请沙马海去“作毕”的时候，他也会跟着去学习观摩。

那些意义深奥的经书陪伴他度过了一个青春少年最宝贵的时光，“学习、接触了，不再认为这些是没有用的老东西，一点都不后悔去老熊顶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”虽然儿时没有机会接受更多教育，拜师学艺的日子却为沙马里姑打开了另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，永远地改变了他的生活。

5年后，除了大型的红白喜事仪式外，“毕摩”应当具备的本领他基本都学会了。再回到彝海老家不久后，沙马海便离开了人世。“我难过了，他一走，带走了好多还没来得及教我的知识。”沙马里姑说。

千百年来，大凉山的一代代“毕摩”沿着“口口相传”的传统，所有的知识都只在师傅和徒弟之间口头传承。除了经书，老“毕摩”在生前写下的东西会在他去世时一起被烧掉，“和他一起回到祖先的地方”。

“爷爷、父亲、师傅，当了一辈子毕

摩”，传到我这里，我也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。”沙马里姑下定了决心，不能辜负家族血脉赋予的这份神圣职责。

“一天当了毕摩，一辈子都要当毕摩。”他说。

坚守家园

沙马里姑居住在彝海村一组，家里的房子是十多年前盖的，家里陈设简单，是凉山农村再普通不过的家庭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，村子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山村。“当我跟着师傅学习的时候，出门作毕，基本都是些婚嫁娶占卜打卦的仪式。后来出去的人越来越多，请我去祈福的多了起来。”他说。

近几年，彝海村出了好几个大专生，这些人也会请沙马里姑去“作毕”。

在过去，作为百姓生活中的“必需品”，“毕摩”通过收取“毕筹”，往往家庭富裕。然而，如今的沙马里姑的家境在村里只能算中下水准。

近些年，找沙马里姑“作毕”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事实上，彝海村历史上有5个毕摩家族，如今还在从事这一职业的只有两名。

不光在彝海，整个大凉山的“毕摩”都面临着现代生活的冲击。“人口的迁移使得一些毕摩在乡村里渐渐失去了生意”，不得不以寻求新的途径维持生计。”王昌富说。

在美姑、昭觉等地，一些“毕摩”甚至到医院门口摆摊。

可是沙马里姑不愿出去摆摊，他说，“毕摩”一定要守着自己的家园。最近几年，彝海村的一些村民跟着工头远赴青海格尔木摘枸杞，两个月就能挣8000元。

“眼看着别人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，我家却一直没有什么改善，心里也很羡慕他们。我可是毕摩啊，如果我都去外地了，堡子上的老百姓要作毕怎么办呢？”他说。

在没有人请他“作毕”的日子里，他就安静地在家种地。

沙马里姑家有6亩地，种着土豆和玉米。去年，地里的收入不到4000元。他和妻子偶尔会在家附近打些零工，补贴家用。

老实、厚道、爱帮忙是村子里的居民对他的印象。村子里哪家要是起了什么纠纷，也会请他去调解。

“毕摩”一定要有正义感，这一点，在我们家族是代代相传的。”沙马里姑说，即使他现在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，也绝不能辱没了祖上的赤诚和侠义。

“爷爷既是毕摩，也是木匠，还是德古。”沙马家的人并不时将祖辈的光荣历史挂在嘴上，但一旦讲起来就滔滔不绝。

“德古”是彝族社会的事务调解人，相当于如今的仲裁员或人民调解员。正是由于这个身份，1945年，沙马尔各在一次调解纠纷的过程中，因双方起了争斗，他意外打死了。

“他到死都在等待红军回来。”82岁的苏久克的莫是沙马里姑的母亲，沙马尔各的儿媳，谈起往事，苍老的脸上跳跃着灵动的神情。从她蓝黑相间的百褶裙和红马鬃串成的头饰上，依稀还能看到大凉山的往昔岁月，“彝海结盟后不久，听说红军在大渡河畔被刘文辉的部

队围困，沙马尔各曾专门去寻找过红军，最终无功而返。”

爷爷是全家的骄傲，父亲也是。

沙马里姑的父亲沙马嘎嘎也是一位“毕摩”，他生前还是彝海村一个组的组长，平日里要为乡亲们的许多琐事奔忙。

1969年，彝海村遭遇雹灾，庄稼颗粒无收。沙马嘎嘎在为乡亲们驮粮食的路上被马一脚踢中肚子，不治身亡，留下4个儿女和怀着4个月身孕的妻子。“过去几十年，家里经历了太多苦难，但我们坚韧得就像山上的野草，再大的风都吹不死，再大的雪也冻不死。这是祖祖辈辈留下的精神。”沙马里姑说。

“父亲死后，妈妈和大姐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，为了把粮食省下来给我们，妈妈常常靠喝白菜汤填肚子，干活时常常晕倒。”沙马里姑的记忆中，小时候天天盼着能吃一口白米饭。绝大多数时候，他们是靠土豆、四季豆、野菜、野果和玉米糊度日。“四季豆上撕下的筋都舍不得扔掉，要切碎了煮着吃。”

“现在的日子一天天地好了，年轻人觉得毕摩是封建迷信，但是还是有老百姓信，只要还有人需要我，我就不会离开。”沙马里姑说。

“毕摩”世家的彷徨

如今，除了嫁到外乡的大姐，沙马家的男子都居住在彝海。虽然是毕摩世家，但全家至今没有定下一位“接班人”。

大哥沙马克姑在彝海小学当了20多年炊事员。

二哥沙马依姑是彝海纪念馆的管员，30多年来，一直守护着彝海结盟圣地。

四弟沙马薯姑，是彝海村一组的副组长。按照传统，由他照顾母亲苏久克的莫。

兄弟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遗憾——没能坚持把书念完。

“家里5个孩子，只有二哥读到了初中。每个人都很想念书，但是家里实在是供不起。我那时是班里的第一名，辍学时哭得很伤心……”沙马里姑说。

虽然当“毕摩”挣不了什么钱，但这些年，沙马里姑硬是靠夫妻俩在附近打零工和举债，供出了3个大学生。儿子学医，两个女儿分别学习初等师范教育和会计。

“下一辈一定要懂文化，我们就是没有读过什么书，现在已经过气了。”沙马里姑说。

记者去采访的当天，沙马薯姑的三女儿正参加高考。沙马里姑有点坐立不安。“娃娃紧张，我也紧张。”

“考试前为孩子作毕”了吗？“记者问他。

“没有，高考还是看平时功夫。这次如果考不上本科，就要复读。”沙马里姑说。

沙马里姑说，这些年，他渐渐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能依靠“作毕”解决的问题。“人要相信科学，但是传统也不该丢。”

不久前，他患上了面部三叉神经痛，为此也专门请过其他的“毕摩”来“作毕”，可惜并不管用。最终，他跑了3次成都的医院，亲戚们一起凑钱，做了伽马刀手术。

将来谁继承“毕摩”事业？沙马四兄

弟商量了多年都没有结果。如今他们的孩子再加上孙辈，一共有10个男丁。可是这些男孩们都对当“毕摩”不感兴趣。虽然都多少认识一些彝文，但没有一个能达到沙马里姑的水平。

“年轻人不愿意学毕摩”，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这个职业要从儿童时代就耳濡目染。如今，绝大多数的群众和毕摩家庭早就发现了孩子上学的重要性，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，毕摩按照古老方式传承的空间越来越小。加之过去很长时间内，人们习惯性地地把毕摩文化简单归结于封建迷信，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它产生了抵触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农村社会与外界交流的不断加深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着外面的生活，宁愿打工也不想学毕摩。”西昌学院彝语文化学院院长、教授何刚说。

“将来，家族里的孩子们如果能上大学，就让他们走，上不了大学，找不到正经的工作，一定得有一个来学毕摩。如果他们都有出息，实在没有人愿意学，至少要把先人的老古董保存好、传下去。”沙马里姑说。

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。一方面，他认为“毕摩”文化博大精深，应该由最优秀的后代继承。另一方面，面对世俗的生活，他越来越感觉到这一古老职业的式微。

这些年，为了供孩子读书，沙马里姑借了2万多元外债。他盼望着，孩子们大学毕业，能成为县城里“拿工资”的人，不再过这种窘迫的日子。

“毕摩”把尊严看得至高无上，如果连保证基本生活的尊严都得不到保证，又将如何传承？王昌富感叹。

作为接受了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彝族青年，出生在冕宁农村的李雪峰觉得，“毕摩”文化的传承，不能单纯依靠民间，还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抢救性保护。

“毕摩”文化的老传统是口口相传，知晓这些珍贵内容只有他的子孙。一旦失去传承人，毕摩文化就会断代。”他说，“如果要抢救它，一些诸如传男不传女、不传毕摩家族之外的人等老规矩就须要突破。”

李雪峰仍记得小时候那些活跃在村里的“毕摩”。“他们懂古彝文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会观星象。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能够保存与毕摩息息相关。千百年来，他们对星象、气候的变化规律有着敏锐的洞察力，推算的结果能与科学结论一印印证。在过去，毕摩还类似于史官，一切大事都是通过他们来记载。”他说。

一些研究彝族历史、文化的学者也指出，当下人们还应转变思想观念，对“毕摩”的认识，应该更多地看到其文化的价值。“你看，隔壁的东巴文化就在为丽江的老百姓谋福，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改变。”王昌富说。

如今的彝海村家家通电，组组通路。过去10年中，村里的人均收入从700元提高到3750元。

过去两年，全村完成了98户贫困户的脱贫工作，今年最后13户要全部脱贫。“现在的村里就是最穷的人都比过去的黑彝贵族过得好。”沙马里姑的母亲说。

去年年底，解放军战略资源部队启动了彝海村的定点帮扶，计划未来5年中每年投入200万元，把彝海村打造成集红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特色村，让全村老百姓吃上旅游饭。

面对日新月异的家乡，沙马里姑常常憧憬着游人纷至沓来的景象。他这辈子最远只去过成都，但他希望，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能来到村里。“作为爷爷的孙子，我想跟他们讲讲彝海结盟和毕摩的故事。”

沙马里姑并不奢求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被重视和保护的对象。他说，“毕摩”的职责就是坚守传统、守望乡土、服务乡邻。“几十年来，都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”

他望着远方，眼里印着雅西高速川流不息的汽车灯光，如同夜空中划过的流星。

捉错园

秦殿杰

(471)

“饿俘遍野很凄惨”
“饿俘”二字是错词；
饥荒战乱死人多，
正写是“饿殍遍野”
*“饿殍”，指饿死的人，不能写作“饿俘”。“殍”“俘”发音不同层次义有别。

(472)

“那山村十分肖条”，
“肖条”之“肖”是别字；
寂寞、冷落无生气，
正写应当是“萧条”
*萧索、萧瑟，不能写成“肖索、肖瑟”。
(待续)



▲6月8日，沙马里姑正在展示爷爷沙马尔各留下的“传家宝”。摄影：刘时堃

本报记者吴光于

6月的微风轻抚过波光粼粼的彝海，密密的树林发出阵阵低语。52岁的沙马里姑仰头望着面前的彝海结盟纪念碑，入了神。阳光照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，一道道皱纹犹如黑色大地上纵横交错的沟壑。

“这是我爷爷。”他手指的方向，是雕塑右侧一位身披“查尔瓦”（彝族披风）的彝族汉子形象。仔细辨认，眉眼间，他们竟有些相似。

1935年5月，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途经凉山冕宁。彝海畔的“歃血为盟”使红军成功避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。在彝族兄弟的沿途护送下，红军队伍顺利穿过密林，最终强渡大渡河。雕塑右方的男子，沙马里姑的爷爷，便是82年前见证这一伟大历史瞬间、为刘伯承和小叶丹主持结盟仪式的“红色毕摩”沙马尔各。

与“神”对话

“毕摩”，在彝语里的字面之意是“有知识的长者”。他们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知识最渊博的人，也是诸多重要仪式的主持者。认为万物有灵的彝族群众相信，“毕摩”是沟通人与“神”的中介，身份如同祭司。

然而，面容瘦削、黝黑的沙马里姑看上去并不像一位学富五车的智者，更像一位普通的农民。他的汉语里带着浓浓的彝腔，常常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彝语。

他已经当了27年“毕摩”，主持的祭祀仪式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场。

沙马里姑20岁时才跟着师傅学习，“虽然学了5年，其实也只能学点皮毛，比起师傅和爷爷，我差得太远了。”他说。

“有些家里不清净”的来找我去做个仪式消灾避难；有生病的会来找我占卜，看看应该去什么方位求医；家里有远方归来的亲人，会请我去祈福；有人远行，也会请我去祈祷平安顺利；婚丧嫁娶，老百姓会找我算日子……”

祭祀仪式正式开始前，沙马里姑会先在院坝里升起火堆。“升起的神烟会告诉天神，这里将有一场祭祀。”随后，他进入堂屋，在火塘边坐下，开始念经。

沙马里姑珍藏着一本经书，那是一部从爷爷手里传下的老古董。纸张已经泛黄，又薄又脆，稍不注意，一些书页就散落下来。当年，家中许多的经书毁于“破四旧”和十年浩劫，只有它和两件法器——铃铛和形似竹筒的“维土”保存了下来。

边建松

“西施越溪女，出自苕萝山。秀色掩今古，荷花羞玉颜……”李白的这首《咏西施》，让西施的美传遍于天下。西施之美，是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结合。在诸暨人心中，西施就是一位具有“大美”精神的女子，重情重义，舍身救国，最后让越国走出这个、走向强大。一个人的美影响了一段历史。透过吴越纷争的历史烟云，我常常胡思乱想——如果没有西施，不仅是一部吴越历史要改写，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也许不同于现在……为了弘扬西施这种“大美”精神，在寸土寸金的都市之南，靠近西施浣纱的苕萝山，诸暨开始了西施故里的建设。

西施故里是一个很特别的景区。特别之处在于，景区不是区域独立的，而是沿着浣纱江两岸铺开的。坐船行驶在浣

纱江上，江之西是苕萝山下的西施殿，江之东是金鸡山下的西施故里，其实都属于西施故里景区。

80年前，郁达夫记述过自己到西施殿一游的见闻：“苕萝山进出口处有古苕萝村”四字一块小木牌坊，进去就是西施庙，朝东面江，南面新建一阁，名北阁，中供西施石雕像一尊……”而若郁达夫重游西施殿，便会找不着北。西施殿重新返修后，现在一走进大门，便见到右侧的古越台，上层供奉着越王勾践和他的两位谋臣文种、范蠡，下层是“西施行”故事展馆。放眼一周，碑廊、红粉池、沉鱼池、

先贤阁等景点，殿小景多，弹丸之地集西施行迹、传说于一体。穿行在精心设计的路径，处处有西施影子。出门从浣纱亭逐级而下，就到了西施浣纱过的浣纱石。王羲之手书的“浣纱”二字赫然在目。浣纱石卧听浣江水声2500年，捣衣声远去了，江堤杨柳树上蝉鸣却长嘶不已。

隔着平缓北流的浣江，便见到对岸一座叫金鸡山的小山，绿树葱葱，村落宛然，此处便是西施故里。西施故里景区是开放式的景区，这个缺口便是景区入口。一进入口，苕萝东路上的滚滚车流、喧嚣人声，就被隔断了。

西施故里存“大美”

沿着古越街往里走，店铺多是诸暨特产，如珍珠、香糯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墙壁上画着诸暨风俗、古越历史。一路走，一路看，潜移默化中感知着历史，感知着诸暨。走出古越街，是乡村道地，环顾一周，可以看到荷花池、古戏台、古村落、四眼井、郑旦亭、郑氏宗祠等。郑旦就是和西施一起赴吴的美女，名气被西施压下去了，四眼井据说是一大美女照水压美之地。你也许觉得在西施故里种植荷花，不过是江南常见之景，那就错了——西施历来被称为“荷花女神”呢！

其实，如果时间充裕，我建议你还可



以走得更远一些。再往南走，有白鹭出没，亭阁时现，那就是西施滩湿地公园。据说西施赴吴国过此地，鱼群都来送行，江面是白花花的鱼身，晃得天地清明。你还可以爬爬金鸡山，当然我建议你还是看看山脚的诸暨三贤馆，感受明朝三位文化大师杨维禎、王冕和陈洪绶的人生；再沿山走进范蠡祠，可以膜拜被誉为春秋战神和商圣的智慧；接下来，你去山顶看看佛塔，一览西施故里景区和西施殿景区，天空晴好之时，你或许可以看见整个诸暨老城区，感慨2500年时空的变迁呢。